

社会主义教育读物



一门恶霸“六老虎”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

394776
715.8

112—

一门恶霸“六老虎”

阮庆祥 洪春台 编写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1964年·杭州

“六老虎”恶霸一门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插图：朱十谷

一门恶霸“六老虎”

阮庆祥 洪春台 编写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杭州武林路 196 号

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1号

地方国营杭州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67×1092 1/32 印张 1 1/18 字数 13,000

1964年3月第一版 1964年9月第二次印刷

印数：20,001—85,000

统一书号：T3103·375 定价：(5)九分

出版說明

《社会主义教育讀物》，是配合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編輯出版的。

編在这套书里的，有下面几方面的內容：家史、村史、阶级敌人罪恶史等讀物；反映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精神面貌的新人新事新风格讀物；以及改变落后的风俗习惯，提倡社会主义的新的风俗习惯的讀物，等等。这套讀物，是給农村知識青年、基层干部和广大社員閱讀的，也是农村俱乐部开展宣傳教育活动的材料。

这套讀物，是采取摆事实、講道理，羣众自我教育的方法編写的。由于我們缺乏这方面的經驗，里面一定会存在不少缺点。希望广大讀者讀后，提出宝贵意見，以便得到不断改进和提高。

目 录

提旧恨一門恶霸“六老虎”.....	1
禁車水霸河蕩橫行乡里.....	5
放高利霸田地計毒心狠.....	9
摆賭場霸財產陰險毒辣.....	13
派白工霸农具魚肉人民.....	17
奸寡婦霸民妻人面兽心.....	22
誓斗“六虎”恶霸遭懲罰.....	25
血仇昭雪任家嘅沸騰.....	30

提旧恨一門恶霸“六老虎”

出绍兴偏門二十里，有一个二百多戶人家的村庄，叫任家畈。在解放以前，是“任家六老虎”橫行霸道的地方。“六老虎”的父亲“麻油十二”，是当地的恶棍，一向不务正业，倚仗权势，欺压农民，是个有名的官司作头。在抗日战争初期，这个坏蛋因梅毒发作，烂掉鼻子，瞎了眼睛，留下欺詐来的十八亩田和三間房屋死了。

“六老虎”从他們老子那里继承了一套欺压农民、橫行霸道的“手法”，一面勾結敌伪，一面与逃往山里的国民党土匪相通，喝两口水，担任双方情报員，变本加厉地迫害和掠夺农民。特别是从他們的妹子胖头桂香，嫁給伪南池区第二督导处主任宣普汉后，倚仗了宣普汉的本家、伪南

池区区长宣万一，和伪上海警备司令宣鉄吾的权势，更是为非作歹，横行乡里，成了“百里霸王”。

“六老虎”是哪六“虎”呢？他們是人面兽心，阴险毒辣，笑里藏刀的“笑面老虎”任应林；高利盘剥，霸占穷人财产的“鉄算盘阿二”任应生；曾經用刀逼人致死，因此激起公愤，被人挖掉眼睛的“阴司秀才、瞎子阿三”任应定；一贯横行霸道，打人行凶，强奸妇女的“放火老寿星阿四”任应富；奔走敌伪国民党特务机关，勾结官府，包打官司的“官司作头阿五”任应来；摆弄圈套，骗吞财产，聚赌刮钱的“蹺脚阿小”任应孝。除了这“六虎”以外，还有他們的卖弄色相、勾结官府、女扮男装、到处搶劫的妹子——“雌老虎胖头桂香”，和騙、霸、搶、偷、罵五毒俱全的母亲——母老虎。从这一連串寒毛凜凜的綽号，已經可以看出这一門恶霸地主的凶恶面貌了。



一門惡虎的丑像

王井等画

解放前，这群恶虎，在任家畝真是上霸天、下霸地的百里霸王。他們用明借不还，暗偷胡賴，欺騙敲詐，搶劫盜竊，“請財神”、“杀瘟猪”、“包收租”、“包收捐”……等手段，霸漁蕩，霸田地，霸房产，霸人妻女，霸占劳力……无所不霸。到1949年解放为止，仅仅十多年的時間，他們通过上面說的各种霸占手段，使他家土地由十八亩变成二百四十亩，房屋由三間变成二十六間，其他物資财产更是无法計算。全村二百多戶人家，遭其毒害的就有一百四十多戶，直接被逼死、打死的农民就有十一人，被打成残废的有七人，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的达二三十戶之多。其他被霸占田产、被毒打、搶劫、奸污的就更多了。任家畝农民的这个血泪仇，真是訴不尽、讲不完的。

禁車水霸河蕩橫行鄉里

馬家蕩，原是橫貫任家畝的一條公蕩。西起峽山，東至婆宮，長達四里，面積一百餘畝，蕩里生長着大量魚蝦，蕩水灌溉着全村二千餘畝土地。可是，在舊社會，沿河頭的大片好田，都給地主階級霸占了，剩下的只是一些“三個日頭變龜畝，一夜大雨成汪洋”的爛糊田，收成很低，當地農民統稱為“餓煞畝”。易受旱澇災害的“餓煞畝”，平常年頭，全靠馬家蕩來灌溉、排澇，才勉強有點收成。因此，馬家蕩就成了任家畝農民的“活命蕩”。

但是，“六老虎”早就對農民的這條“活命蕩”垂涎三尺了。還在日本帝國主義佔領紹興以前，他們就和偽鄉長任年令等一些地主、富農，

以合股养魚为名，排挤貧苦农民。1940年，“六老虎”投靠日伪得势以后，就独占了这条公蕩。他們下令：不准旁人捕捞蕩中一魚一虾，不准养牛戶的水牛在这里下水，穷人的小船，也不准在这条河里行舟。农民金长齐因为捕了几尾小魚，“触犯”禁令，被毒打一頓以后，又被倒浸在蕩里。

等到拖上岸的时候，已經半死半活了。“四老虎”任应富还吊起一双三角眼說：

“累得我們好吃力，明天要請酒謝

礼，要不然



长齐捕了几尾小魚，遭毒打后又被倒浸在蕩里。

小心你的狗命！”貧农任黃炳家里斷糧已數日，想到蕩里去捕点魚虾摸点螺螄充飢，白天怕惹出禍来，只得晚上去，誰知偏偏遇上了“放火老寿星”。“四老虎”，不問青紅皂白，將任黃炳的魚網撕得稀爛，还用五节长的電筒沒头沒腦地毒打他。任黃炳被打得頭破血流，滿地亂滾。“四老虎”直到銅制的電筒打弯才住手，还把電筒狠狠地朝他身上一丟，說：“明天給我去修好！”双山乡养鴨戶茹惠先，一天，赶着老鴨路过馬家蕩，“六老虎”就以攪渾蕩水为名，將一百只老鴨全部拦住，赶到自己家里。这一百只鴨，是茹惠先的全部财产，也是一家人的命根子。惠先只得到处奔走設法，誰知等到托人去央求时，已被杀了三十七只。“鉄算盘牲口阿二”还眨着賊眼，厚顏无耻地說：“我吃鴨子，还要花香油、醬油、老酒錢呢！”后来，茹惠先含着眼泪，东借西湊化了一百元錢作“賠礼”才算了事。

1940年秋天，任家畝一帶連續旱了一百天，

禾苗干枯，土地冒烟。“阴司秀才”看准了这是掠夺、侵吞贫苦农民财产的好机会，就借口“保护”蕩中魚苗，禁止农民車水抗旱。任六三等农民辛辛苦苦地借了五部水車，联接起来把水一挡一挡翻到里面的田里去。誰知“六老虎”赶来，就把五部水車的車板搗毀，車头拿走，占为己有。仅仅車头一項，全村被“六老虎”霸占去的就有一百多个。这一年，除了“六老虎”家中的田稻有收成以外，其它都是一片焦土，顆粒无收。农民除了餓死外，只好卖儿卖女和出外逃荒，“六老虎”家却乘机发了大財，併吞了不少田地。

放高利霸田地計毒心狠

更凶的是“六老虎”乘人之危，霸占孤孀任金花的财产。1942年春天，任金花的丈夫死了，家里穷得連口棺材也买不起，尸首挺在堂前两天两夜。没有办法，金花只得忍痛托人卖田，但是东奔西跑，誰也不敢要。原来，“六老虎”看中了她的三间房子和十亩田，早就放过风，誰也不准买。正当任金花危急的时刻，“笑面老虎”眯着虎眼摇摇摆摆的来了，一跨进门，斜眼瞟了瞟門板上挺着的尸首，就装出一副伪善面貌說：“唉！金花，人死的已經死了，拖儿帶女的也实在可怜，还是自己保重身体要紧。有困难么，和我讲好了，一笔写不出两个任字，我們总是自己人。”“笑面老虎”真是個蜜糖嘴巴砒礪

心，豺狼肚腸菩薩臉，一邊說一邊就从袋里摸出五十元偽幣，說是借給金花作喪葬用的。金花怕還不出不敢要。“笑面老虎”却說，拿去吧！等孩子長大了再還好了，自己人總好商量的。沒等金花再開口，就嘿嘿地冷笑着走了。五十元偽幣只買了一口薄皮棺材，可是這口薄皮棺材就決定



了金花一家人的命運。

在金花眼淚未干，丈夫尸骨未寒的時候，大老虎就派人送來了一張嶄新的“借契”，強迫金花畫押。

上面寫着：

金花眼淚未干，大老虎就派人送來了“借契”，強迫畫押。

立借票人任金花，今因本人缺用，情愿挽中借到任应林銀币伍十元正，其洋当日收足，面議每月利息念伍元，限約二月（截止端午节午时）本利繳清，不得拖欠，防恐至期本息不清，愿将自己祖遺田十亩六分，房屋三間作为抵押，所有房紛爭执情由，不涉洋主之事，均归借主自理。如若延誤借期，作抵之田屋，不准回贖，当絕所論。双方同意，三面議定，各无翻悔，恐后无凭，立此存照。

立借票人 任金花

中 人 任应孝（即小老虎）

代 笔 任应来（即五老虎）

中华民国卅一年三月初六日

这那里是一张“借契”，明明是一张道地的“絕卖契”：这是“六老虎”全家通力合作而成的：“阴司秀才”定的毒計，“笑面老虎”出的面，“官司作头”写的借契，“蹺脚阿小”当的中人。一张薄紙，却象一把杀人的鋼刀，金花当

时就昏了过去，半天才醒过来。端午节很快就到了，“放火老寿星”任应富就满脸杀气的来逼债了。金花苦苦哀求轉期归还。老虎那会有“慈悲”心，二话没说，就把金花全家赶出了門，霸占了金花的房屋、土地等全部家产。金花又气又急，心一横，丢下两个孩子和未成年的弟弟，投河自尽，幸亏怜居救活了她。从此，她怀着血海深仇，开始了过流落他乡的苦难生活，一个孩子餓死在去嵯县的路上；弟弟任阿常，流浪在外，至今沒有下落。

象任金花一样，在任家畝被“六老虎”霸占土地、房屋，傾家蕩产的，还有任国元等十多戶。